



陳淑貞

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生

台灣省嘉義縣人

現就讀／

國立師範大學

作品／

「南市青年」數篇

「文藝月刊」：高三那一年、塵埃落定

「小說創作」：人生

## 淚水歡笑歸去的地方

散文佳作 陳淑貞

我站在太陽底下，面對三扇鐵捲門，慢慢地揮動手中的刷子，為它漆上穩重的灰藍色。

嗯，曬冬陽真是舒服，尤其是在自己的家門口。

屬於自己的房子呀。雖然不是新建造，雖然坪數不大，也沒有設計裝潢，我覺得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。五顆星的高級旅館，上海海濱的別墅都比不上它。

試想，有那一處地方能比家更容納得下我們的淚水、歡笑、愛。

「浴室裏的交響曲，有小孩，有大人，有……」

我是個魯鈍的孩子，兒時情景事物在記憶中朦朦朧朧遙遠似無。能清晰回想該從五六歲起，住在向人租賃的大雜院裏，睡在床腳很高的通鋪。

屋前是泥土地，大姊愛在土上畫圖，流利的線條繪出女人頭像，長髮披肩。我會混泥丸子、和泥餅，扮家家酒，也喜歡畫房子，正方形長方形圓形橢圓形再加上三角形，便成有尖尖屋頂的房子。

「姐，你喜歡那一間？我送給你。」我兩隻泥手搭在膝蓋上，得意地問她。

她用食指「要」了一間，說：

「好吧，我也畫一個佣人阿春送給你。」

浴室設備簡陋，五六戶房客共用一間。為了大家方便，媽媽讓我們姊妹二、三人一塊兒洗。房東姓余，養豬並且閹豬。豬圈離房舍有一段距離，但是他用土方法閹豬時，那尖銳割劃長空的公豬嚎聲，仍聲聲傳來。

奇怪，嚎叫聲似乎愈來愈近，愈來愈響。在浴室裏，我們不禁皺起眉頭，臂膀擡得老高，以手掌搗貼耳朵。忽然，浴室木門轟然破開，一頭豬闖進來，圓扁的鼻子噴出熱氣，向我們逼近。還來不及害怕，悽慘的哭聲便先爆發出來，和着豬仔的喘息哀號，充塞於小小的空間。

急奔雜沓的脚步聲，不關在籠子裏養的雞，家犬野狗，全部加入，竭力應和。還有，還有媽媽喚我們的聲音。豬仔終於落進房東的繩套裏，被拖走了。當媽媽裹好我們發抖的身軀時，我們才放心讓事情成為過去。媽媽臉上縱橫一片，淌着洗澡水、汗水、淚水。

「對雨，有特別的情愫和感受，自小生成」

我接到入學通知單而還未開學之前，搬家的原因自是由大人去操心，從巷底搬到巷口，房子一樣是租來的。房東作收購舊物的買賣。

我想忘掉那間房子，也難！它讓我見識到只有三面牆的屋子竟能住人，第四面牆是向鄰居「借」的。像個缺腿的風燭殘年老人，不得不將全部重量依靠在朋友身上。

害怕雨來的日子——雨勢一強，便下到家裏來了。從四面牆流下一條又一條雨水，終至整面牆都濕了，地板開始積水。此時，臉盆水桶破布等派上用場，將破布攤在牆壁與地面之交吸水，待它飽滿，再擰乾，用盆盆桶桶來盛；再讓破布吸水，再擰乾。在風雨怒吼聲中，聽雨從屋頂落入水桶臉盆——滴滴嗒嗒叮叮噹噹，讓破布吸水，再擰乾。只覺得手冷腳冷。

若在夜裏下雨，可苦了爸媽。貪睡的孩子那裏叫得醒好來幫忙。門口地勢太低，也叫水給淹進來。

晴天，不上工的日子，爸爸爬上屋頂修理，效果如何，我倒記不清楚。他和了水泥砌高門檻上留下右腳丫子的印子。

跨門檻時，總多餘地看一眼那一印子。沒辦法喲，老天爺下雨也是應該的，它怎能問你要不要？

新生報到那一天，媽用腳踏車載我去學校，教我一路認記好，明天就得自個兒走了。坐在教室裏，我發覺自己顯得突出。同學們都穿上了摺痕尤深的藍白制服，有些罩着過大的尺寸，我似乎聞到新衣服特別的味道。從家裏孩子們所有的衣服中，我挑了一件花格子翻大白領洋裝穿上，有些緊張地，等待老

師點名。

撿姐姐嫌小的制服穿，雖然舊，媽媽不曾讓我們將今天的污垢留到明天。夏天還沒關係，冬天就怕下雨，制服下水一洗，擔心它不乾。何況，只有一套啊。

爸媽忙着加倍地工作，撫養五張容量不小的肚皮；我們的嘴巴如無底洞的洞口，傾倒下可觀的食物。

「怎麼一下子，米缸又見底了。」媽搖搖頭對爸說。

媽借地方賣起甘蔗，比一塊榻榻米還小的地方。我上下午班時，她會趕回家煮飯給我吃，重複說着：走路要小心車子、要乖乖聽老師的話，認真讀書……。我連連點頭，自己穿好衣服鞋襪，上學去了。

走在路上，我想起下雨天，媽媽不能出門賣甘蔗，可以在家裏陪我和四妹五妹。

雖然下雨天天空灰暗陰沈壓得低低地，屋子也會漏水，但全家人住在一起的情景，讓我有很熱鬧的感覺。

「黃昏，蹲在灶前的二姐的背影，深深刻在我心版上。」

沒有惡補、沒有電動玩具、沒有速食店MTV。放學後，趁天色尚明，把功課一筆一筆寫着。有時候，搬張小桌子，拎張小板櫈，擺在大門口，也寫了起來。作好功課，我請在屋後燒開水的二姐幫我簽家長聯絡簿，她知道那些筆畫可以連在一起寫，看起來像大人的字。

爸在屋後空地上和水泥塑子一口灶。洗澡水，喝的水都在這兒用水柴燒。年節應景的年糕粽子也用此灶蒸煮。媽說：「真好，可省了不少瓦斯費。」

二姐說：「對啊，我也會起火哪！」

灶前往往往蹲的是二姐，黃紅搖晃的火光映照在她的酒窩裏。

她有一項紀錄，至今家中無人敢破——一口氣吃下半斤肥豬肉。說實話，那時候吃肉，可沒有閒工夫去挑肥挑瘦。

現在想起只有八、九歲的二姐竟然可以抗拒粉紅頑皮豹卡通的誘惑，蹲在灶前，照料一家人的洗澡水，我不禁心酸。

「水燒好了，誰要洗澡——要不要洗頭——」常常，她必須到鄰居家喊回電視機前的我們——眼睛睜得大大地，嘴巴微開。然後，她舀水，提到浴室裏。

清除灶腹的灰爐，我總搶着作。趁此之便，將灰爐裏的鐵釘找出，存放在空牛奶鐵罐裏，積得多了，可以賣

「從各紙箱裏拿出一根麻花，加上豬油拌飯，是我們常吃的晚餐。」

爸媽大概是天底下最會兼差的人子，幫人家看房子，喜慶宴會去端盤子，替中盤商送貨等，他們都做過。有陣子，家裏堆滿了紙箱，裏面有一塑膠袋的麻花，炸成很漂亮的金黃色。爸媽當然不許我們動它。還好，嘴饞的小孩自有辦法，一個紙箱只取出一根麻花，小心翼翼地，再包緊封好。

滿心喜悅將它吃完，再互相檢視嘴角有無留下碎屑。

我想爸媽應該早知道了，孫悟空難逃如來佛的掌心，何況是我們。他們縱容了一段時間，後來，他們送的貨是罐頭、洗髮粉這類東西。

廚房裏常是二姐代母職，她最拿手的是白米飯加豬油、醬油、味精、塩，分量恰好。不必有湯，不炒青菜，五個小孩圍著一鍋熱氣騰騰的豬油拌飯，大口大口吃下。如果加上一根麻花、咀嚼得更有勁了。

「想到屋裏曾住過瘋子，我的心就冷冷發抖。」  
又搬家了，原因是房東漲了租價，我們住不起。

爸媽拖著收工後疲倦的身心，勉強振作，探問何處有屋出租。我們便的裝麻花剩下的紙節收拾衣物。

這次租的房子原本住了對夫妻，膝下無子，丈夫官拜中校，妻子在他死後就變得精神錯亂，被送到療養院。

「哎喲，我們可費了不少勁才把她給送進去。沒辦法治好的啦，瘋成那樣子，又愛吃，吃了就吐，大小便都拉在屋內，一個字「髒」。簡直沒人敢進來，還是我——」何媽媽喋喋不休地說，雙手交叉抱住胸，一副說故事的姿態。

足足清掃了四天，我們才搬進來。四妹對灰塵過敏的鼻子，打噴嚏打得厲害，差點將鼻子給噴掉。

鄰居的小孩子們愛誇耀他們如何整那個瘋婆子，日夜的「探險瘋城」，丟鞭炮讓她跳舞，拿樹葉給她吃，對準她的耳朵大叫：「好可怕，你們敢住這屋子！」我不發一語，死瞪他們。

想到瘋婆子曾睡在我睡的床上，夜裏，忍不住發抖；莫名的恐懼罩住我，像黑夜侵襲了整個家。

「爸媽常認為他們欠了我們五個小孩的前世債，今生來還，還不清。」  
今父母頭痛傷心的莫過於孩子的青春期，不大不小。我的脾氣倔強，禍惹得很多。

小學三、四年級我就患近視了，直到國中，度數有增無減。媽不曉得從那兒聽來的，火車站有一家眼科不錯，能治療近視，硬是要帶我去看。

天知道，平素我最怕最氣的就是人家詢問我的近視度數。縱使我回答時已降低了一、兩百度，他們仍不免露出驚訝的表情，是可憐我？是笑我？也非諱疾忘醫，只是堅持近視不可能有效。媽亦是個固執的人，聽不得我無理取鬧，逞口舌之快，抄起塑膠水管，嘩哩叭啦地打在我的手、我的腳。

我那裏會躲，那裏肯喊饒。痛得淚水在眼眶中直打轉，忍住不讓它掉出來。而，母親的淚已潸潸流下，問我

：「難道要我跪下來求你？」

後來，我去看醫生了，帶着紫紅的腫痕和一顆後悔的心。父親騎腳踏車載我去，他說：「孩子，不要惹你媽生氣難過，她為了我們這個家吃下不少苦。」我的淚竄流滿面，也不想去拭了。

大大小小的頂撞、賭氣、使性子加深了父母眉間額上的皺紋，染白了父母的頭髮。

「提起台灣創造經濟奇蹟，我就聯想到我的家，猶如一個可愛的佐證，從無一瓦之覆到擁有屬於自己的三房兩廳。」

最後一次搬家，搬到一棟兩層樓房。高高興興地，家人親自動手粉刷牆壁門窗，長長的窗簾排了起來，高大的書櫃依牆佇立。一方自己的天地，心思巧手盡情佈置，再也不必怕和房東簽的契約期限將到。

在這幢屋宇裏，爸媽的二女兒出嫁了，不負從小就具賢妻良母的模樣，在這裏，產生了這個家的第一位大學生；在這裏，我們安裝了水點火熱水器；在這裏，樓上樓下都有浴室。

曾經誤認為是束縛是限制，負笈北城，才明白我對家的依賴和眷戀，那是我淚水和歡笑歸去的地方。異鄉的陽光和風雨都惹我想像，不單是硬體設備的舒適，更重要的，那一段攜手走過的歲月，家人的心靈共識和愛。

有些人事物，隔了一段適當的距離，更讓我們了解他（它）的意義價值；更甚者，常常直到我們失去後，才發覺他（它）的可貴及在心中的份量。

感謝天，我慶幸在這不算太晚的時刻裏，我體悟到家與我，我與家之間的牽繫。願用我的生命護守着家，用我的情愛灌溉它，年年月月，永遠。